

二十世纪人类大事记丛书



ER SHI SHI JI REN LEI DA SHI JI CONG SHU

二十世纪 世界艺术巨匠

ER SHI SHI JI SHI JIE YI SHU JU JIANG



二十世纪人类大事记丛书

二十世纪 世界艺术巨匠

田国良 戴汉笠 编译
李书磊 王 萍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 1 号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金 力

二十世纪世界艺术巨匠

田国良 戴汉笠 李书磊 王 萍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71 号)

黑龙江省齐铁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佳木斯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116 毫米 1/32 印张 8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ISBN7-207-02531-9/K · 274 定价:5.50 元

前 言

二十世纪历史长河闪烁着众多的艺术巨星，他们的名字和成就使我们的时代增辉。本书捧献给读者的是其中最灿烂耀目的 22 颗。

作者以简洁生动的文字描述了这些艺术巨匠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迷人的身世，奋斗的艰辛，成功的欢乐和失败的懊丧，他们富有艺术色彩的恋爱婚姻和鲜为人知的生活轶闻。阅读这本书，将使我们有机会和艺术大师们作一次心灵的对话，作一次感情的交流，并使我们的思想达到艺术的升华。

该书根据《纽约时报》三位编辑选编的《20 世纪世界大人物》材料编译，主要编译者是：田国良、戴汉笠、李书磊、王萍、陈季光；参加编译的还有：白平浩、秦刚、王红续、周成歧、潘卫方、谢乐仙。

目 录

1. 战后幻灭与绝望情绪的代表诗人 T·S·艾略特
(1888—1965)..... (1)
2. 奇异的娱乐王国迪斯尼乐园的创立者沃尔特·迪斯尼
(1901—1966) (12)
3. 现实主义的台柱画家爱德华·霍珀
(1882—1967) (20)
4. 与命运搏斗的天才残疾人女作家海伦·凯勒
(1880—1968) (35)

5. 20 世纪标新立异的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1882—1971) (47)
6. 20 世纪风靡世界的女时装设计大师可可·查内尔
(1883—1971) (60)
7. 用心感受乐曲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帕布罗·卡萨尔斯
(1876—1973) (72)
8. 20 世纪著名美籍英国诗人奥登(1907—1973) (85)
9. 20 世纪立体派绘画大师帕布洛·毕加索
(1881—1973) (91)
10. 美国最重要的作曲家埃林顿公爵
(1899—1974)..... (111)
11. 爵士乐史上卓越演奏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1900—1977)..... (123)
12. 20 世纪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和喜剧天才查尔斯·卓别林
(1889—1977)..... (132)
13. 喜爱收集蝴蝶标本的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
(1899—1977)..... (150)
14. 赋予辱骂以艺术的著名喜剧表演家格劳乔·马克斯
(1899—1977)..... (160)
15. 爵士乐的灵魂约翰·列农(1940—1980) (170)
16. 20 世纪享誉最高的钢琴演奏家阿瑟·鲁宾斯坦
(1887—1982)..... (180)
17. 以同情和幽默描绘社会的戏剧大师田纳西·威廉斯
(1911—1983)..... (190)
18. 芭蕾舞历史上伟大的舞蹈动作设计者乔治·巴兰钦

- (1904—1983)..... (199)
19.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萨特的亲密情侣西蒙娜·德·波伏
瓦(1908—1986)..... (217)
20. 摇摆乐之王本尼·古德曼(1909—1986) (223)
21. 在绘画王国与男人比肩的女人乔治娅·奥基夫
(1887—1986)..... (233)
22. 美国最受欢迎的舞蹈电影明星弗雷德·阿斯泰尔
(1899—1987)..... (239)

1

战后幻灭与绝望情绪的代表诗人

T · S · 艾略特

(1888—1965)

1965年1月4日，给英语诗歌带来新的意义的诗人艾略特，在伦敦自己的家中逝世，终年76岁。

艾略特原是美国人，生于圣·路易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移居英国，他完全认同了英国，并于1927年加入该国国籍。

尽管如此，当约翰逊总统向美国文学和公共生活的领袖人物

颁发自由勋章时，艾略特仍榜上有名，不过，他并没有到美国去接受这一荣誉。

艾略特的影响始于 1917 年其诗作《J·阿尔弗莱德·普鲁弗劳克的情歌》的出版。或许他最有意义的贡献是他 5 年以后的长诗《荒原》。

艾略特常常当众朗诵他的诗作。他读得很轻，但当他以全速的音调结束《荒原》时，听众常常深受感动。

艾略特是一个盎格鲁天主教的皈依者，他后期的作品强烈地表达了他的宗教信仰。

1948 年，艾略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同年又被英国授以勋位。

世界是这样毁灭的
世界是这样毁灭的
世界是这样毁灭的
不是轰然而而是颓然

艾略特的这四行诗是他 1925 年所作《空虚者》的结尾，它们大概是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英语诗句了。正是这些诗句使他成为战后幻灭与绝望情绪的代表诗人。

写作这些诗句时，艾略特还是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脱籍者，一个选择伦敦定居的哈佛毕业生，一个银行职员。

“轰然与颓然”与早 3 年出版的《荒原》一起使艾略特成为一个大诗人。自那时起，他接连地获得了成熟、荣誉、经济独立和诺贝尔奖金。但正如一个外行所说的那样，他始终带着那种阴沉的忧郁。

这种看法可以成立，只要我们除去艾略特那开创新路的著名的文学批评和他那两个优秀的剧本——《鸡尾酒会》和《大教堂中的谋杀》。这些作品当然说不上有热烈的色彩，但却并不阴郁。

虽然他可能为这种名声而苦恼，艾略特的早期诗作并不能代表他后期在《四个四重奏》中对人类与世界境况所作的成熟概括，并不能代表他那包含有自嘲成份的出色的幽默感。

他并不把自己看得很威严，例如他在《四个四重奏》中这样形容自己：

与艾略特先生见面多么不快！
他有一副小职员的身材
他的眉毛那么可怖
他的嘴那样古板
他的谈话
从不越雷池一步
如果并且也许
但是……

艾略特以“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开始了他充满新意的《荒原》，以“噢哟——噢哟——噢哟”结束了这首长达 434 行的诗篇，而其实他更有意味的沉思见于《四个四重奏》中的如下诗句：

……正确的行动应是
从过去也从未来获得自由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
我们之所以没有失败
只是因为我们持续的尝试
假若我们尘世的肉体能够
(在离紫树林不太远的地方)

肥沃永恒的土地
我们最终会感到满足

艾略特不仅常常变换他的哲学眼光，就是他的诗歌调子也差不多是谈话气氛，接近口语。

晚年，他在伦敦费伯——费伯出版社有一间办公室，他是这个出版社的一个经理。在那里他处理生意，写信和文章。

从外貌来看，他当时正如他早年一样，完全不象一个诗人。他在衣着举止上缺乏夸张和怪癖，他身上没有一星一点的罗曼蒂克气息。他没有芳香气息，没有撩人的眼睛，他的心再规矩不过地跳动在它应该跳动的地方。

他的工作习惯也同样是“非诗人式”的，因为他避开愉快的酒吧和咖啡馆，也避开配有软椅和亮桌的办公室那种布尔乔亚式的舒适。

谈起他的工作习惯，他曾说道：“我的新剧本《年长的政客》很大部分是用铅笔在纸上很潦草地写下来的。接着在我妻子阅读之前我自己先打出来。在打字写作中我作出非常重大的改动。但不管我写作或是打字，不管是怎样篇幅的作品，比如说一个剧本，对我来说都意味着固定的时间，即从上午10点到中午1点。我发现一天中的那3个小时大约是我能够进行真正写作的全部时间。或许接着我可以作一些润色。”

艾略特的衣着是典型的伦敦商人的衣着，他戴着圆顶硬礼帽并经常夹着一把紧闭的伞。他的口音本属纯粹的美国中西部口音，但后来发生变化，几年后变成了相当英国化的口音。

他的英国口音很完全也很本土化。“我”他坚决地说，“在信仰上是一个盎格鲁天主教徒，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保皇党。”

即使如此，他的禁欲主义式的节制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酒徒，他乐于在晚上一醉方休。他还在家中书房悬挂着烟鬼格劳乔·马克斯的签名照。

在晚年，这些嗜好使艾略特得以放松他的某些信条。他所维护的宗教信仰没有改变，他依然对所有专制者执政国家的专制统治表示赞赏，但“古典主义”的概念则对他不再那么重要了。

这位诗人于1888年12月6日生于一个在新英格兰的文化、宗教与商业生活中颇有背景的优越家庭。在马萨州的弥尔顿学院学习一年之后，他于1906年进入哈佛。他的哈佛同班同学有沃尔特·李普曼、海伍德·布龙、约翰·里德和斯图尔特·蔡斯。他用3年完成了本科学业并在第4年获得艺术硕士学位。

尽管他最终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但1916年他写完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F·H·布拉德莱利哲学中知识的经验与对象》。这位思想家的人格一元论观念影响了艾略特作为一个诗人的感情，强化了他“人类罪感中的孤独”的主题。

他的哈佛同学回忆说，他的衣着带着英国绅士那种博学的随意，常抽烟头，并且喜欢独处。不过，在30年代艾略特回哈佛作住校诗人的那半年中，他的外表装束差一点变了样。在那段旅居生活中，他住在查理河畔的一个大学生宿舍中，每周至少一次请学生来开茶会。茶总是泡着，他用非常优雅的姿势为学生倒茶，他长长的、瘦削的手指紧紧把住银茶壶的把手。学生们坐在椅子、地板和窗台上，享受着茶香、校供花色点的美味以及他潺潺流水般的谈话。

在这些聚会上，面对那些半瓶子醋的大学生，艾略特显得羞怯并充满耐心，他恪守礼貌，从不公开表示不耐烦。他只是坐着并且谈话、倚在一个高背的布面椅子上，他的烟斗吸完了又点上，他穿着粗毛呢裤的双腿交叉又放开。

艾略特是一个博览并且强记的读者。他阅读哲学、语言学和

文学，这种阅读使他的诗作具有本世纪无与伦比的学问和学识。事实上，他甚至把学问带入《荒原》的脚注中，就象在写一篇博士论文。

由于他的广泛阅读，他还可以随意谈及自莎士比亚到马克思这么大跨度的话题，并且有理有据。

他的观点及其表达方式常常是尖刻的。

他曾宣称：“一个人不可能深入领略诗的乐趣，假若他只会欣赏他那个时代和地方的诗歌。我们不可能逃离自己的时代，因为我们系于时代。但帮助我们逃脱自己时代的理性与感情局限的确是教育的一种职责。”

他对大多数诗歌教学怀有强烈的反感，他回忆说，青年时代他曾被指导老师教得连对莎士比亚也厌恶起来。

“我曾一直不喜欢《尤利乌斯·凯撒》，直到——我很遗憾地说——我看了马尤·布兰多和约翰·吉尔古德为这出戏所拍的电影。我直到今天仍然不喜欢《威尼斯商人》。”

“大概总得在学校的课堂上牺牲一些剧本和诗歌，以让我们知道英国文学确实存在，并且知道大家都满足于对它的俗见。”

而且，艾略特相信，“假若老师不是一个为乐趣而读诗的人，他或她也不可能激发学生们的读诗乐趣。”

他对这个问题穷追不舍，他曾设想过文学教师应该如何教学：“我理想的文学教师应把指定的古典文学当作历史来教，当作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应懂得一些的历史侧面，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应引导一部分学生喜爱它，并让其余的学生至少知道还有人喜爱它。同时他还应以高度地责任感向学生介绍当代诗歌，喜爱第一，理想第二。”

然而，艾略特并没有抹杀理解诗的复杂内容和达到诗意、诗情的移情效果所具有困难。他告诫说，“一个诗歌的读者，要承受的麻

烦至少相当于阅读复杂案件判决书的程度。”

1915年，艾略特进入伦敦海格塔学校任教。第二年进入劳埃德斯银行工作。尽管这工作很乏味，但他却很少抱怨，可是在他的诗行里无意地流露出他经商的蛛丝马迹。例如他的《煮着的鸡蛋》里有这样的诗句：

……我们两人将躺在一起
铺着利率百万之五的债券

为艾略特创业声誉的第一首诗是1917年的《J·阿尔弗莱德·普鲁弗劳克的情歌》，在这首诗中他塑造了一个挑剔、厌世、像小老头一样的年轻人，显示着成年的嘲讽智慧。这首诗充满了绝妙而纯粹的超现实主义想象的韵律，但它同时也包含着日常隐喻。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我老了……我老了……
我将挠起裤腿
我会把头发分到后面吗？
我敢吃一个桃子吗？
我会穿着白色法兰绒裤子在海滨漫步吗……

艾略特对诗歌费解的谴责可以恰好地适用于他的下一部力作：《荒原》。《荒原》受到了埃兹拉·庞德的深刻影响（实际上，这首诗是献给那位晦涩诗人的），成了巨大的失落与绝望情绪的表达。但这首诗造就了艾略特的声誉，尽管他在晚年宣称它“只是简单地抒发了我个人的感情”。

这首诗是一组有点模糊的意象，发生在一个想象的荒原上。荒

原是费色王的居所，费色王是神话中一个不太有名的人物，一个性无能者。

在论及《荒原》的时候，研究艾略特的权威人士海伦·加德纳说：“美与丑后面的厌恶感和恐怖感通过美丑并列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德纳小姐说“艾略特是随意与正式、常见与偏僻、明确与多义的结合体”。

《荒原》之后，艾略特的发展是曲折而徘徊的，但线索清晰。早期阶段之后，当他在诗歌如《马身鱼尾怪》这样的作品中以多少带点温厚的玩笑拿教会取乐时，他的兴趣已集中于人类的精神发展而不是个人的精神完善。他描绘头顶光环的马身鱼尾怪升入天堂：

羔羊的血将把他洗净
他将被拥入神圣的怀抱
在圣徒中间他将
演奏金竖琴
他将被殉教在纯洁的手
洗得象雪一样白
而教会却留在地上
裹在古老的污烟瘴气之中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读诗会上，艾略特朗读了这首发表于1914年的《马身鱼尾怪》。他说：“我想，它现在对任何人也不象在从前那些年代里那样有震撼力了。”他谈论过他对马身鱼尾怪和教会的比较：

他回忆说：“在我写了这首诗许多年之后，我成了一个教区委员，我们总是想怎样才能靠那些募捐来维持教堂，这样人才能生存。”

在作为一个诗人的同时，艾略特也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大部分批评都发表于文学评论杂志或学校课堂，并没有随后汇集成书。他的第一本文学批评著作《圣女》出版于1920年。

这本书以及艾略特后来的许多批评著作都旨在向有悟性的读者介绍特定的写作类型，并作出这样一种估价：那些不太著名的重要作家的重要性日惭上升。

最使艾略特闻名于世的是他的剧本《大教堂谋杀案》，这出戏经常上演并被拍成电影。这是对1170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安·贝克特谋杀案残酷而冷嘲的叙述。伊尔代布兰多、皮泽蒂的歌剧《凶手纳兰·坎特德罗尔》就是根据艾略特的这个剧本改编的，该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艾略特另外两个剧本也在伦敦和纽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出版于1954年的《鸡尾酒会》是一个关于深刻的宗教经验的故事，它疏远知识分子而取悦于英国公众。《心腹书记》讲的是复杂而普通的不幸。

在他轻松愉快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有许多），艾略特是一个不害羞的顽童。他在家中养猫，给它们取上诸如“穿白鞋套的人”这类名字。他还写了一本名为《老鼠的实用猫学全书》。他常常用他那枯燥却颇富韵律感的嗓音在台上读诗并录音。

下面这些诗句显示了艾略特对猫类自我陶醉天性的深奥见识：

但是我告诉你，一只猫需要一个特殊的名字，
一个非凡并且更有尊严的名字，
否则他怎么能翘起尾巴，
展开胡子并炫耀他的骄傲？

必须有这一类名字，我可以略举一二，
诸如蒙库斯塔普、夸克索或者科里科帕特，
必须是非他莫属的名字，
但在这所有的名字之外还剩下一个名字，
是一个你永远猜不到的名字，
一个人永远发现不了
但猫自己知道却又永远不泄露的名字。
当你看到一只猫在深思，
那原因，我告诉你，常常是一样的，
他狂喜的思绪系于一个关于，关于他名字的念头：
他的不可名状而又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而又不可名状的
那唯一的深奥而又妙不可言的名字。

那些批评家指责艾略特晦涩而晦涩。他们发现他的诗充满了偏僻而又十足的独特风格。他们指责他写作局限于只有庞德这样少数几个亲密朋友才能理解的晦涩的语码系统之中。除非你知道艾略特庞德为“拖布”，而庞德直称艾略特为“负鼠”，你几乎没有可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些批评家称。

在政治上，艾略特喜欢说自己是“专制主义者”，虽然他的大部分朋友都怀疑他只不过是把专制原则看作一种象征而不是政治手段。对他晚年的生活与写作发生最大影响的可能是盎格鲁天主教的教规。他是伦敦一所时新教堂的执事。

1927年，艾略特成为继亨利·詹姆斯以后又一个成为英国公民的美国作家。当时他说：“我居住于此，在这谋生，在这里拥有朋友。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寄居者，我可以负起全部的责任。”

1949年，英王乔治六世向诗人颁发了一等勋章。这是英国最